

# 永生

◆ 撰文 / 何日生

一年終了，節氣交迭，年歲徒長，白髮細紋增添歲月刻痕，反思生命的意涵，日漸老去的身體，對於生命究竟是何意義？中國人說死後這一身臭皮囊，意味著死寂的身軀一點價值都沒有。然而，沒有價值的究竟是敗壞的身體，還是死亡的本身？

人類對於死寂身體的對待，其實反映了人類在不同階段各種宗教文化的發展樣態。務實的中國人不相信靈魂不朽，所以認為死亡的軀體是臭皮囊。對於古埃及人、中南美洲，以及安地斯山脈的古老民族而言，只要肉體保持完好，看不見的精神的孿生姊妹「靈魂」就能繼續存在。不管是何種信仰，解剖遺體之於人類的文明發展是非常後期的社會行爲。

傳統解剖的情境是學習西方醫學傳統，避開正視大體背後是一個曾和我們一樣具有靈性的生命。一具無名屍或許對於解剖的學生們在心情上會比較無所謂，因為將大體當作物，不必投入情感，不必面對死亡的恐懼，或者不必經歷解剖一位熟識的人所可能產生的強烈自責及不捨。一位英國的醫學生，在一次醫學院解剖過程中，突然察覺到被解剖者竟然是他的阿姨；他的精神幾乎崩潰，無法繼續他的醫學教育。怕正視所解剖的軀體是一個具有生命的人，是西方醫學解剖行之數個世紀的因襲慣例。學生用戲謔開玩笑的心情進行解剖，疏離的態度避開面對。

一位芬蘭醫學會的會長在拜訪了慈濟大體解剖室之後，很有感觸地說，她覺得很不可思議，慈濟的解剖教育能做到讓學生真正地面對一位他們認識且了解其生平的大體，這麼嚴肅恭敬地面對一個往生者的身體進行醫學人體教育。

慈濟要求學生對大體捐贈者投入個人情感，去體會這躺在面前的大體，曾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並且是一個高貴充滿愛的靈魂。這一方面避免將身體物化，也同時深化學生對生命的尊重。

耶魯大學的努南教授（Sherwin B. Nuland）就曾經說：「一個醫學生初次面對身體的感受會決定他以後面對病人的態度。」醫學生解剖的如果是一具頭已經腐爛的無名屍，或一具罪犯的身體，他對於身體的厭惡感，會一路伴隨著、影響著他日後對待病人身體的觀感及情緒。

正如達文西將人體的美用科學理解，用藝術表現。過去無名屍的解剖，學生很難有美的經驗與感受。慈濟的大體捐贈，捐者懷著願意奉獻的心，而他們的身體又經過細心完善的處理，因此學生的感受是一種美的歷程。

在大體解剖之後，學生必須小心翼翼地將每一個器官放回原來的部位，並且將大體縫合。每一針都必須對齊，間距要一樣，務必讓大體老師及家屬感受到那一分尊重。在上千針的縫合中，學生恭敬不捨地經歷與老

師的離別。一年下來，從老師身上學到人體的奧秘獨特高貴，那是他對人體的第一個印象，也會是永遠的印象。這印象伴隨他們在行醫的路上懂得尊重生命，不懼怕病痛的身體。

誰說大體菩薩們生命已經終結，他們活在每一個醫生的心中，在他們的每一刀裡，在每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身上復活。一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說：「我不會死，我只是改換了住處，我在你心中常住，你這見到我哭泣著的人。被愛者化身為愛人的靈魂。」大體老師的靈魂好像仍然在學生的心中佇立長存。

過去許多人不願意捐贈大體，一方面也是擔心自己的軀體不會受到尊重。想像自己私密的身體在一群人面前展現出來，如果還受到輕佻的行為，情何以堪。但是當慈濟學生及教授用感恩尊重的心來對待他們，這激發了捐贈者遺愛人間的心念。一個良好的解剖環境，加上簡單莊嚴的儀式，讓往生者及家屬都感受到大捨之心的神聖性，這清靜莊嚴的氛圍讓家屬忘卻親人離去的不捨與接受解剖之恐懼。

在許多大體捐贈的個案中，我們的確發現捐贈的神聖性轉移了對死亡的哀傷。二〇〇二年五月，住在彰化的蔡翠錦師姊一早起床準備為兒女做早餐，她進浴室洗臉，不料洗臉盆突然爆炸破裂，割傷頸部的大動脈，她在平靜無痛覺之中，因流血過多往生。她生前簽署捐大體，先生謝景雲師兄及三個小孩來不及悲傷，立刻聯絡慈濟大學，正好慈濟大學的翌日就要準備大體模擬解剖手術，來上課的都是醫生及七年級生的醫學

專家，蔡師姊剛好可以趕上當老師們的老師。

大體捐贈的神聖性在一個程度上膚慰了悲傷的親人。原本應該悲痛萬分的情感，被緊湊匆忙的捐贈準備行程及儀式給轉化了，匆忙於救助新生命的價值之體現，轉化對死亡滅寂的失落與恐懼。

在大體老師的親人當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種超越死亡悲戚的巨大力量。蔡師姊十七歲的兒子也到上人面前和志工們分享心情，他的語氣哀傷而平靜，他說：「媽媽已經成為菩薩，我知道她的身體能幫助更多的病人。我會好好的照顧自己，不會讓媽媽擔心。正如師公上人說，前腳走後腳就得放開，我會懷念媽媽，也祝福她早日回來。」

這是一幅令人動容的場景，那一刻家屬的感受是深刻且幸福的人生境界。死是生的開始，一個人的往生帶給這麼多人生命的勇氣及力量。

證嚴上人極具創造力的智慧，一切抽象的思惟與無形的精神意涵，都能夠將之具體化及有形化，甚至轉化成可以經歷的真實人生之歷程。大體老師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一個永生的觀念是如此藐遠、抽象、幻化，但是透過大體捐贈的大捨之情，學生永久性的受到感化及影響。學生在解剖過程中與大體老師之溫馨互動，宛若大體菩薩仍在世間般地存在著，死又何嘗死，誰能說他們已經往生？而這又何嘗不是人類所衷心企求的永生呢？

